

在寂静中伸展

土豆熊

 人世间最奇妙的滋味，往往藏于独处时分。

 前日重读陶渊明“欲言无予和，挥杯劝孤影”之句，忽觉这杯中的倒影，何尝不是千百年来墨客的最忠实伴侣？我们常视孤独如洪水猛兽，却忘了它本是生命长河里最澄澈的支流。

 那年春间在南镇找吃食，巷子里飘着炸土豆的油香，混着黄泥地返潮的霉味。我端着新买的《水经注》坐在茶寮里，茶碗底积着经年的茶垢。邻座几位老先生端着紫砂壶闲谈，说的尽是米价涨跌、布庄盘账的琐事，倒让我想起郦道元笔下那些横绝天地的江河。这滋味怪得很，像喝了隔夜的浓茶，苦得发涩，偏又让人清醒。后来读东坡词，见着“拣尽寒枝不肯栖”这句，倒像替我解了围。原来读书人总要经历这样的尴尬——既不愿随俗流混日子，又寻不着能说话的知音。这种孤独倒像春寒，乍暖还寒时最熬人。不过细想想，这大约也是读书的乐趣所在，总能在古书里找着些隔代相望的慰藉。

 现代心理学常将孤独视作病症，我倒觉得这论断过于武断。那年在图尔库访学，见实验室里那些终日与数据相伴的学者，他们的孤独何尝不是精密的蒸馏器？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显示，当人类处于独处状态时，大脑默认模式网络会异常活跃，恰似暗夜中的萤火虫，在意识的旷野里划出智慧的轨迹。这让我想起弘一法师闭关时写在蒲团上的偈语：“孤光自照，肝胆皆冰雪。”

 孤独最妙的滋味在于她的层次感。前些时日整理旧书，翻出三十年前在乡间教书时的备课笔记，泛黄的纸页上还留着梅雨季的水渍。那时的孤独是春蚕食叶般的细碎，是批改作文至深夜时，听见粉笔灰簌簌落地的声响。而今的孤独却似陈年普洱，在紫砂壶中渐渐舒展，回甘里带着时间的包浆。钱锺

 书先生说“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”。这般孤独，实则是精神的盛宴。

 我常观察市井中的孤独者。胡同口修表的张老头，他的孤独是放大镜下的精密宇宙；装裱店的王老板，他的孤独是书画间的蠹鱼轨迹。最难忘三伏天的铁匠铺，砧声在蝉鸣里独自清亮。老师傅赤膊抡锤，火星溅在汗珠上滋滋作响。红铁入水腾起白烟，裹着老铁匠半辈子的光阴。巷口顽童追着卖冰棒的铜铃，唯有铁砧守着晨昏，看炉火将影子烙在青砖墙，又慢慢褪成灰白。原来孤独也需要这般用心的窖藏。

 有人将独处比作牢狱。我倒觉得它更像苏东坡的“雪堂”。元丰三年谪居黄州，他在临皋亭旁筑室四壁绘雪，自谓“起居息食，无往而非风雪”。这般境界，恰如现代人在咖啡馆独坐，任意识在拿铁拉花的漩涡里自在游弋。前日见年轻人人在故宫红墙下支起画架，他的孤独分明是朱砂与石青在宣纸上的私语。

 孤独的辩证最耐寻味。去年在甬城访天童寺，见僧人在大雄宝殿前扫落叶，竹帚划过青石的声响惊起殿角铜铃。这孤独里分明含着三千世界的回响。想起柳宗元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的意境，方知真正的孤独从不寂寞，它只是将喧哗沉淀为内心的钟磬。

 今人惧怕孤独，大抵是错把独处当遗弃。前些天看杂志《天工》，说巴黎圣母院修复工程中，工人们常在午夜听见穹顶石块的私语。这让我想起天水大地湾彩纹彩陶，在黑暗中静默八千年，终究等来了文管人员在渭水掌起的探灯。孤独有时恰似文明的琥珀，将瞬间凝固成永恒。

 我常劝青年朋友不必畏惧孤独。前年在燕园未名湖畔遇见研究甲骨文的学生，他的孤独是龟甲裂纹间的密码

 破译。前日收到他寄来的论文，扉页上写着：“每片甲骨都是三千年前的独白。”这孤独分明是文明的接力棒，在时光隧道里传递着智性的火种。

 真正可悲的孤独，是朱门酒肉中的迷失。想起《儒林外史》中的严监生，临终前还盯着两根灯芯的浪费。这般孤独，实则是灵魂的荒芜。反观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”无奈间的悠然，王维“独坐幽篁里”坎坷后的超脱，让孤独中派出一片生机。

 渐渐地觉得，孤独原是生命的留白。去年一位在天山脚下写生的画家，他的宣纸上云海翻涌处最见功力。正如八大山人的孤禽，徐渭的墨葡萄，那看似空寂处，实则是艺术的呼吸。今晨整理书案，见二十年前的读书札记里夹着后山的红叶，叶脉间的孤独早已酿成岁月的醇酒。

 或许我们该重新定义孤独。它既非病理亦非缺陷，而是精神世界的暗物质。正如天文学家通过星辰的缺失推测黑洞存在，哲人常在孤独的裂隙中窥见真理的微光。想起法国数学家帕斯卡尔的一句话，“人类不快乐的唯一原因，是他不能安静地待在房间里。”这论断虽显绝对，却道出了现代文明的症结。

 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”是李叔同出家前的所想，也是他那份蕴含着整个春天的孤独。选个微雨的午后，“暂作杭州画里人”。将手机置于屉内，取《千年一叹》翻阅数页。或是学学沈从文在青岛海边捡石子，每块卵石都是凝固的涛声。再么就是将自己的心绪一五一十地记下，让岁月风干。这般孤独，实则是精神的瑜伽，让灵魂在静默中完成优雅的伸展。

 将孤独酿成梅瓶里的清水，插一枝腊梅，便得满室幽香。毕竟，人生的至味，往往在独对青灯时才品得真切。

五星花篮

蓝义荣

 今年清明，一改往昔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的湿冷，前期降温与春雪过后，当日清晨，春风轻柔，阳光暖煦。我从丽水赶往云和，与云和县政协文史委副主任魏世荣相约，一同奔赴老区村。

 一路前行，踏上的是红色征途；一路缅怀，追思的是前辈功绩。

 途经云和县元和街道海湾附近，此地是粟裕多次率领挺进师行军、驻扎的重要节点。自1935年起，红军挺进师先后六次抵达云景边，播撒革命火种。1936年4月，粟裕率独立师重返浙西南，在海湾宿营一晚后，向云景边岚头岭进发，与扼守于此的国民党18军一部交战。敌军迅速溃败，粟裕在战斗中脚踝负伤，鲜血洒在浙西南大地，这是他一生中第六次负伤。在后续战斗中，两名红军战士将宝贵生命留在了云景边。

 继续前行，到达梨庄村（沈庄）附近，这里是云和县县委书记周建生战斗与牺牲之处。周建生是福建省福鼎县人，

1933年投身革命。1938年秋，奉处属特委指派到云和指导县委及农村党支部工作，1940年6月担任中共云和县委书记。同年秋，国民党“清乡”，中共党组织严重受损，县委转移至偏僻的下寮坑。在白色恐怖与险恶环境中，他坚持斗争，逐步恢复党的活动，多方筹集武器，筹备开展武装斗争。因长期劳累、缺医少药，1943年4月29日，周建生病逝于横坑（今梨庄村），将一生的光热奉献给了云和。

 在“战斗黄家地·忠勇严山村”红色高地，红军战士夏德山，武工队战士柳良芝、毛祥发、蓝余明、蓝田生等，都将热血洒在这片土地。夏德山原是挺进师战士，因病重无法行军留在黄家地，后加入党组织继续革命工作，后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受尽折磨，解放时获救已奄奄一息，回到战斗过的地方后与世长辞；柳良芝烈士被捕后仍与敌人战斗，在押解途中抢夺敌军枪支，再次被抓后

被割掉耳朵，当日遭枪决；毛祥发烈士在黄家地战斗中腹部被打穿，鲜血染红山野；蓝余明的家，是云景边第一个党支部秘密成立的堡垒户，他被敌人作为“重犯”关入丽水监狱，受尽酷刑，却秉持“要死死我一人，要绝绝我一户”的信念，坚守党的秘密；蓝田生历经多次战斗迎来解放，却在剿匪战斗中牺牲，一生财产仅有一把雨伞……这些前辈的战斗英姿与音容笑貌，如一颗颗闪耀的红星，照亮老区的历史天空。

 “我们为前辈扎一个五星花篮吧！”说做就做，我们砍来小毛竹，精心扎出五角星，又采来漫山绽放的映山红，插在五角星上。一个承载着后辈敬仰与缅怀的“红星”逐渐成型，我们将五星花篮郑重地摆放在红军战斗纪念馆，献上我们这一代人的深深敬意。

 此刻，五星花篮与我们心中的红星相互辉映，革命精神在岁月中熠熠生辉、永不磨灭。

档案揭密

——1942方山岭战役五日全复盘

魏世荣

 在抗日战争的历史长卷中，浙赣会战是一段不容忘却的悲壮篇章，而发生于云和县与松阳县交界的方山岭战役，更是其中闪耀着英勇抗争光芒的关键一幕。坐落于江苏省南京市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，作为保管中华民国时期（1912—1949）历史档案的中央级宝库，馆藏超200万卷档案，涵盖民国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诸多领域。从其珍藏的民国档案第88军浙江丽水战斗详报之《松阳云和战役报告》（1942年8月9日，档案号787-12269）中，我们得以探寻方山岭战役的详细脉络。

 1942年8月3日，局势骤紧。浙保三团由云和县金村向东南撤去后，松阳县八百余日军直窜石沧源，其先头部队约二百余人进抵茶排、蔡庄附近，与我88军62团第1营警戒部队激烈交火。至21时，我军凭借顽强斗志将敌击退，使其退回石沧源。

 翌日10时，面对严峻的战局，军事部署迅速调整。62团全体将士全部推进至方山岭与荷树坞尖、山望排等一线，并派一部

至石沧源等地警戒搜索；第61、63团于汤侯门、垵坑集结，准备迎敌；88军司令部移驻赤石镇垵田村指挥。13时，松阳千余日军由大竹溪经大岭头而来，分兵约300人进犯垵坑，于15时与我警戒部队再次接触，至17时仍相持不下。其大部窜至大阴村，另一部200余人也与我警戒部队交锋，我军虽节节抵抗，但敌攻势汹汹，18时竟占领枯枝树下，我方退往山望排。入夜后，敌军乘我部署未稳，攻占山望排。所幸我石营及时赶到，分两翼夹攻，经过6小时恶战，于5日凌晨4时夺回山望排，敌我在枯枝树相持。

 8月5日，我军夺回阵地后迅速整備。10时，步炮协同下，敌数百人由石沧源向方山岭刘营阵地猛攻。12时，枯枝树下之敌得大阴村敌军援助，步炮约八百人再攻山望排石营阵地。我石营奋力抵抗，给予敌人重创。14时，攻方山岭之敌被刘营击溃退往石沧源，而山望排方向战斗愈发激烈，直至18时才稍缓，敌我相持整夜。

 6日拂晓，敌军在炮火掩护下再攻山望排。我石营各部与之反复争夺，至10时，山望排三度失而复得。13时后，敌军增兵二百余合力猛攻，16时再占山望排，我石营转移至桃子坑北端高地继续抵抗，与敌相持至夜。

 7日拂晓，我军发起反击。李、丁两营由菡蒲尖向山望排西北攻击，62团刘营、石营也向山望排之敌进攻。敌军向桃子坑进犯时与李、丁两营遭遇，我军猛烈侧击，毙敌200余，敌人仓皇溃退，企图夺回山望排却未果，只得退回荷树坞尖高地顽抗至12时。

 8日2时，各部围攻荷树坞尖之敌时，石沧源方向增敌数百人，炮四门，向62团刘营右侧猛扑。刘营正面迎击，邱副团长率部再攻荷树坞尖，最终击溃敌军并占领该地。62团还分头向百步等地搜索敌情，62、63团就地整理阵地。

 方山岭战役，中国军队第88军（川军）新编21师、浙保三团，凭借坚韧不拔的意

志和出色的战术，利用地形优势顽强抵抗，日军长达五天五夜，最终取得胜利。这不仅是对日军嚣张气焰的有力打击，更是浙赣会战中彰显中国军民抗战决心的光辉战例。

 1942年，日军发动浙赣战役，浙江多地沦陷，省会杭州亦未能幸免。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为避日军锋芒，迁至云和县，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才迁回。方山岭战役的胜利，在那段艰难岁月中，为坚守的人们带来了希望，也为抗战历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让后人铭记先辈们的热血与牺牲。

忘年故友孙育民清明祭

无为

 前些年，常有位老人拄着拐杖来到我的办公室，他脖子上挂着两枚巨大的奖章，红扑扑的脸蛋与金色的奖章相映成辉，颇显老人的英姿。他坐下后，在热茶的袅袅蒸汽之中，操一口山东腔款款而谈。许是忘年故交的缘故，无论工作再忙，我总是注目倾听。老人谈论的内容无非就是当下的形势与八卦，吹嘘自己又获得了国家发的奖章。我的工作向来忙碌，老人来多了，不免产生应付情绪。老人似乎也能感应我的情绪变化，此后，来了就不坐，只是要一些新出版的资料书籍。再后，就一年没来。

 直至有一天，老人在保姆的搀扶下又来到我办公室。此时他的脸色比之前暗淡了一些，能与我顺畅而谈，但明显感觉到他的喘气声。他的脖子依旧挂着两枚巨大的奖章，只是保姆的手中多拿了一叠报纸。安顿他坐下后，老人展开灿烂的笑脸，说道：“这几张报纸，您一定要看看！”我随即翻开报纸，快速浏览了标题、导语，大致这样：

 2013年3月13日《浙江日报》：“84岁高龄的离休干部孙育民，将精心抚育四年的545棵桂花树苗，全部捐赠给该县在建的太阳山公墓。老人说：到秋天时，如果满城都能闻到桂花香该多好！”2013年3月15日《处州晚报》：“十余年精心培育桂花苗木要让童话之城飘满桂花香，离休干部孙育民的桂花情结。”《今日云和》也全文报道了“桂花老人”的事迹，并说明：云和县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于2013年10月开展评议最美云和人，经过投票，“桂花老人”高票当选为首届“最美云和人”。2018年3月12日《处州晚报》：“育苗15载，无偿赠送桂花树苗木近2000株，云和89岁老人圆了‘香飘云和’的植树梦，被当地群众称为‘桂花爷爷’。”

 我看着眼前如此高龄的“桂花爷爷”，着实为他的善举而感动。老人见我看完了报纸，随即收敛了笑容，凝重地说道：“我今日来，还有一件事相求，为我写对联。”随后，用略微颤抖的手，拿出了他自拟的几对联联，说道：“这多么，对子孙好些，那多么，对众人好看些，但都不满意。我还是想回到山东，但家人又都在云和呢！”我顺手拿了纸巾擦了自己湿润的眼睛，强笑地回道：“您高寿呢！山东、云和都一样啊！”

 我想，万事皆有源，老人的善举并非“一日之功”，他的一生必定有非凡的故事。于是，我选了一个空余，来到了老人的家。暖阳之下，我与老人相对而坐，他款款而叙，我则穿越时空，进入他的少年、中年。

 1930年12月28日，正是内忧外患的年代，一个小男孩在山东省惠民县桑落墅镇魏家村诞生。15年后，玉树临风的男孩已从山东师范学校毕业。1945年8月30日，惠民县从“敌伪军”手中解放，成立了共产党的红色县、区政权。有文化的他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本县河套孙区公所工作，1949年2月8日，由中共惠民县委组织部批准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也正在此时，他自己报名，参加了“渡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”的南下干部队伍。

 1949年4月19日凌晨1时，他随大部队到达安徽省无为县姚沟至汤家沟一带地区，对面即铜陵的荻港和繁昌。20日晚8时，解放军万炮齐发，把江南蒋军阵地打成一片火海。深夜11时，一梯队冲向南岸，守敌全部崩溃，我军乘胜追击。天大亮时，我27军先头部队已进入繁昌。蒋军吹嘘的长江天险，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。他也在枪林弹雨之中随朱德总司令的部队向长江南岸进军。

 4月23日，南京解放。5月27日，上海解放。6月20日，他来到了丽水。7月中旬，他一行42人来到了云和，在县政府门口受到当地游击队负责人毛登森、陈江海等数十人的热烈欢迎。1949年7月下旬，新的中共云和县委、县政府及各区委公所相继建立，他任城关区财务助理，10月，任城关区粮库主任。从此他在第二故乡云和县投入到土改、反霸权、建设新农村及区县党务工作。

 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，1957年6月8日，中共中央发出了《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》的指示。由于受人诬陷，云和在肃反运动中，有人举报他在16岁时曾叛变投敌，当了土匪。1957年12月底，县委抽调了二十多人，组成“打虎队”，采用轮流作战的方式，对他批斗，五天之内，不让休息，又打又

跪，用大脸盆装上水，放在他腰背上压。终被屈打成招了，问什么，他就写什么，这样就定性为反革命分子。1958年4月，他被押送至金华蒋堂劳改，因此而妻离子散。1963年元旦，他刑满释放，回山东老家接受管制劳动。

 1980年8月13日，云和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他“反革命”一案，“撤销本院（58）法刑字第十八号判决，宣告无罪。”当年12月15日，温州地委正式发文批复，恢复他的党籍，恢复他的工作。1981年11月23日，中共丽水地委发文，任命他为云和县文化局局长。

 我听着老人淡淡的叙述，看着他始终微笑的脸，甚为诧异。心想，1958年至1980年，22年的青春年华，正是他人生的黄金时期，而他在挨打、坐牢、批斗、管制中度过，饱尝人间炼狱，始终微笑面对，更难得的是他忍受了22年冤案的精神折磨，却从无怨言。

 “上百斤重的水桶压在你胸上，你难受吗？”我淡淡地问道。

 老人深深地喘了一口粗气，回道：“哪能不难受呢！就快要断气了！”

 “你恨这些诬告、迫害你的人吗？对党有意见吗？”

 这时老人扔去手中的拐杖，突然站了起来，正了正衣领，声音突然加大，说道：“共产党为我平反，恢复了我党籍、公职，确定工资行政17级，我感谢还来不及呢！没有意见。前30年，有顺境，有逆境，也有挫折，我没有被打败，变得更加坚强。坚信我永远是一个共产党员，清白做人。只要人民需要，有益于人民，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只有做出优异的成绩，才能对得起国家，对得起人民，自己问心无愧。前30年，好也行，霉也罢，往事如烟。我真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做的，勇往直前，永不退缩，保持入党的初心，永远跟党走。云和县城樟桂飘香，心愿足矣！”

 老人顺滑的山东腔，竟然一点也不喘。听着老人近乎豪言壮语的表述，我着实被他的精神力量所折服。他的保姆提醒了我，说要让他休息了，我只能暂时告辞。

 之后的一段时间，我不时地听邻居们聊到这位老人，大家都说：“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云和的大好人民！”我也顺便总结了老人离休之后的“余热故事”，大致这样：

 1990年，他离休。写了《从鲁北到浙南的回忆》《红旗飘飘五十年》《南下干部五中队简史》等文史材料。1995年9月，被县委办、云和镇政府聘任，当了县机关居委主任，一直到2002年，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在居民大会上，他曾写一首自嘲诗：“我是一老兵，离休八载零，但我感觉自己仍年轻，一生于世上，追求永不停；又是一新兵，荣任无品官，居民群中当主任，甘当老黄牛，改革中再长征。”

 2002年，他各处捐募，在大院内建设2个门球场和138个台阶。此后，老人又深入实践，研究桂花树种子育苗方法。自己出钱出力，育成近千棵树苗，无偿赠送给各处园林。

 我琢磨着，老人的一生，在鲁浙之间颠沛流离，他的心始终牵挂着两地的人民，应当为他写个最简短最合适的总结词。我提笔：

 鲁浙通灵。
生经战火方为贵；死遽簋水骨更香。
身披他乡月；魂寄故里情。
青山慰芳魂；厚德遭鲁越。

 在一个温暖的午后，我郑重其事地盖上名印章，送到了老人的手里。老人在微笑之中流下了眼泪。

 两年前，老人的坟联真的用上了。这位离休干部叫孙育民。

 今适逢清明，潦吟数句。孙君无论漂鲁泊浙，唯愿鲁浙通灵，有感于斯：

 逝去已然两年多，
音容犹在梦中过。
半生坎坷风兼雨，
一世飘零剑与歌。
曾笑浮名如草芥，
终怜傲骨困烟萝。
今宵独对清明月，
忍听残更咽旧柯。